

且远且近的那棵树

◎孔祥秋(山东昌邑)

藏在板栗里的爱

◎刘蕾(湖南邵阳)

我的老家，地处荒僻之地，多生榆杨柳，少有奇花异草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天地之间也就是这三五草木，所以，一棵狗尾巴草也能玩出许多乐趣。

记得初中时读过写银杏的文章，实在不如茅盾先生的《白杨礼赞》记得扎实。

那时确是没见过银杏树，也没在爷爷奶奶以及爹娘的话语中听说过，那文字再好，也入不了心。文章中说银杏树还叫公孙树，这更多了几分不好把握的意思。

对于公孙姓氏的人物，我以为是多有奇异之能的术士，想那公孙大娘，不就是剑舞霓虹非凡之人吗？对于公孙树，老师当时不曾解析，我也没有追问。很多年里，就是一丛神秘的枝叶。

牢记《白杨礼赞》，实在是杨树太过于常见。村前村后，哪里

没有几棵呢？而那种挺直了身板做人的准则，实在像极了村里的老少爷们。记忆里最清晰的，是秋后叶黄，我和哥哥各拿一根长长的铁钎子，不停地点扎遍地的杨树叶，于身后拖着长长的叶串，虽说是劳碌之事，却满是游戏之乐。

这些年，银杏树忽然就近了，让我有些措手不及。

我来到小城没有太多陌生感的原因，是当时的行道树多为柳树，虽是垂柳，但也和我小村的柳树同为一脉，自然也就亲近了。

那年，小城里的柳树忽然被砍伐了，斩头断根地倒在路旁。后来这些柳树被运走了，运往哪里我不知道。路旁栽上了一排新的树木，有人说那是银杏。银杏？我好不惊讶，那就是长在我心中神秘之地的树木吗？几番的疑问，尽管得到的都是同一个答案，但我从没有彻底地相信过，直到今天。

看到过一本古植物书，说银杏树分为雌雄，须雌雄相邻同植才能结果。另说将雌树临水种植，照影也可结果。这话听来虽

然有虚，却反映了在古人心中银杏树绝非凡俗之木，是有灵气的。

如此不一般的树木，在这样滚滚的车马人流中，又会有一个怎样的成长呢？

一年，两年，多年……也是春绿秋黄，与我心中的银杏树有不小距离。说银杏很耐久，那天，我站在街头，却发现这些没种下多少年的树木有很多焦梢了。古语说：人老弯腰把头低，树老焦梢叶儿稀。这些正值盛壮之季的银杏树，怎么尽显疲态了呢？

宁静致远，说的应该是人的思想和境界。而于许多生命其实也可入此理，还是我最初的想法，在我心里银杏树应该远些好。这般栽植于大街两旁，在滚滚滔滔的喧嚣里，又怎么可能入致远之境呢？于远水、于幽山、于古庙……应该在那些清静之地，银杏树方可立地生境。

且远且近，银杏树在我心中闪烁着，哪一棵才是真实的呢？说实话，我还是更喜欢最初念想里的那树。

俗话说：“七月杨桃八月梨枣，九月的山楂板栗哈哈笑。”又到吃栗子的季节了，街上最好闻的就是糖炒栗子那甜甜的焦香味。

老屋前有棵板栗树，一到秋天，我每天都到树下转悠，抬头看看树上的青刺球。望着盼着，刺球终于笑开了口。

每到这时，我就会拉着外公帮我剥刺球。这活儿看似轻巧，但最磨人。板栗的外壳全是青刺，稍不注意就会被扎。“剥刺球，要用脚踩着来回滚，刺软了，就不扎了。”外公边示范，边向我讲技巧。

嫩黄嫩白的板栗最是鲜脆，吃起来有种特别的清香，嫩嫩的，水水的。再晚些日子，白青慢慢被深棕包裹，板栗也彻底熟了。这样的板栗，煮着炒着都好吃。尤其是在冬天，买一袋热乎的糖炒板栗，感觉空气都暖起来了。

后来搬家了，我也去了省外读书，秋日的乐趣戛然而止。在异乡的街上，闻到炒板栗的香味，记忆深处总闪现出老屋前的板栗树，还有外公的背影。

听外婆说，每年板栗落下时外公都会回老屋一趟，把散落的板栗拾回家，挑出坏的、生虫的，把个头大的摊在簸箕里晾晒。路过的村里人打趣道：“晒板栗呢。”外公回应，囡囡喜欢。在我离家的几年里，外公把板栗晾干，将秋日的味道储藏起来，等我回家。

如今，我回家了，院里的板栗也熟了，可等我回家的外公却食言了。望着满树的刺球，散落的板栗，我好像又回到和外公相伴的日子，外公摇晃着板栗树，树下落满栗子，这温情的栗子就像一串串洒满回忆的珍珠，在时光的角落里，一直温暖着我。

■广告

主办单位：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残联、市慈善总会、新华区政府、平顶山日报社

鹰城第十七届万人相亲公益活动 暨 2023 秋季汽车消费博览会

活动时间：2023年11月3日-5日

活动地点：鹰城广场

